



供发言

**“全球挑战，全球对策”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

2011年4月4日，华盛顿

各位下午好。我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我要感谢校长纳普先生的盛情邀请，也感谢丹尼·莱普齐格组织这次活动。我向来喜欢与学生们谈话，也在世界各地为学生们发表过演讲。毕竟，你们是明天的领导者，你们将塑造未来。

在下周末，基金组织将举行春季会议。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对之负责的各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都将来到华盛顿，讨论全球经济。今年，他们将有大量内容要讨论。

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时刻，一个发生巨变的时期。大家都知道，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在世界各地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困境和痛苦。但危机的影响不止这些——它还破坏了过去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全球经济秩序的知识基础。

在危机发生之前，我们认为自己相当了解如何管理经济。这种“华盛顿共识”有一些基本原则。简单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能保证稳定。管制放松和私有化会激发经济增长和繁荣。金融市场会将资源输送到生产力最高的领域，并能有效地自我管理。高涨的全球化浪潮会让所有人受益。

这一切都随着危机的爆发而崩溃。华盛顿共识已成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重建稳定的基础，让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使下一阶段的全球化造福全人类。这一重建过程有三个核心领域——经济政策的新方法，社会凝聚的新方法，以及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新方法。

## 前景

我先谈一谈经济形势。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复苏不平衡。在金融危机发源地的先进经济体，经济增长仍然过于缓慢，失业率仍然过高。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强劲增长，并正在处理经济过热问题。

低收入国家表现出了相当强的抗冲击能力，但目前受到食品和燃料价格高涨的不利影响。

目前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的确，在全球经济的大湖中，有许多黑天鹅在游弋。

在日本发生巨大灾难后，当务之急是减轻人们的痛苦并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日本人民的顽强精神令我们所有人印象深刻。

在欧洲，一些国家正处于十字路口——它们已经采取了艰难的步骤，但需要做出更大努力。最终，在全欧洲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欧洲需要采取综合的解决方案，处理好久而不决的金融部门和主权债务问题。到目前为止，取得的进展是局部的、零碎的，这对于危机国家和欧洲总体复苏而言都是一个主要风险。

中东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当地公民在争取更多的自由以及经济机会和资源的更公平分配。为了实现这种愿望，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实施深远的变革。这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如此大规模的体制变革需要时间和不懈努力。眼下的挑战是在不损害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前提下保持社会凝结性。在社会动荡时期，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试图利用政府预算在一定程度上吸收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这种做法完全可以理解。当然，这些额外支出今后将造成公共财政压力。政治不稳定也使旅游业和外国直接投资下滑，并使借款成本上升。对于实现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增长模式、创造就业机会吸纳不断增加的劳动力的目标而言，这些情况都是不利的。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几年里，国际社会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向它们提供帮助。

因此，总的来说，经济形势仍然脆弱和不平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方法

在旧的模式下，货币政策只关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但是，这过于简单。在危机发生之前，低通胀和强劲增长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险——资产价格飙升，信贷增长高涨，投资向住房倾斜，不良资产充斥金融体系，以及庞大的经常账户失衡。

过去，金融部门往往被忽视。金融监管狭隘地关注个别机构和市场，没有充分重视更广泛的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问题。但是，一个重要教训是，局部事件可能产生全球性影响。

显然，货币政策不仅应关注价格稳定，还应注意金融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货币政策主要工具的政策利率必须扩大其调整范围。幸运的是，我们可以运用其他工具

——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和贷款-价值比率等宏观审慎工具。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更有效地设计和使用这些工具。

财政政策呢？在旧的模式下，财政政策绝对是政策家庭中的一个“不受宠的孩子”。其作用限于自动稳定器，即让预算赤字随着经济周期向上和向下浮动，而相机抉择的政策受到强烈怀疑。但是，在危机中，财政政策一度成为了“睡美人”——当货币政策变得无能为力、金融体系陷入瘫痪，财政政策这个被遗忘的工具挺身而出，它支撑了总需求，将世界从经济急剧下滑中拯救回来。我们需要对财政政策进行再思考。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对金融部门实施一些重大的监管改革。危机起源于草率冒险的文化，不幸的是，这种文化依然存在，并且依然盛行。

有关方面已经采取一些积极的步骤，但这些仅仅是初步尝试。关于银行监管的“巴塞尔 III”协议应能提高银行资本的质量和数量。但我们需要将监管扩大到“影子银行体系”。我们需要更好的监督，因为即使是最好的规则，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实施也无济于事。我们需要更好的解决机制来结束“太大或太重要而不能倒闭”之害（包括关键的跨境解决难题）。我们需要对金融活动征税，迫使金融部门承担其冒险行为的部分社会成本。

总之，我想得出两大结论。在为这个新世界设计新的宏观经济框架时，钟摆将会发生摆动，至少会有轻微摆动，从市场一端摆向国家一端，从相对简单的一端摆向相对复杂的一端。

### 促进社会包容性的新方法

新的全球治理还必须更加关注社会凝结性。别误会我的意思——旧的全球化模式实现了很多益处，使数亿人摆脱贫困。但这种全球化有黑暗的一面——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巨大且越来越大。虽然贸易全球化降低了不平等程度，但金融全球化（近年的大格局）加剧了不平等。

我们过去倾向于淡化不平等问题，视其为通向富裕之路的必要代价。但危机及其后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看法。长期持续的高失业率和严重不平等现象相交织，将毒害社会凝结性和政治稳定性，进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

不平等可能是危机的“无声”根源之一。危机爆发前夕，美国的不平等回到了大萧条前的水平。与过去的大萧条一样，在发生大衰退之前，富人收入份额上升，金融部门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借来的钱成了安全财富，使普通人得以提高生活水平——但这只是一夕的美好而已。

从长远来看，可持续增长来自更平等的收入分配。这有许多原因。不平等会阻碍融资获得渠道，使一国更容易遭受不利冲击，并削弱对制度的信任和导致不稳定。如果没有坚实的中产阶级，国内需求不太可能起飞。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全球化形式，一种更加公平的形式，一种更具人性的全球化。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应被广泛享有，而不能仅由少数特权群体独占。市场应当保持它的核心地位，但那只“看不见的手”不应变成“看不见的拳头”。

### 多边主义的新方法

这场危机带给我们很多经验，但最大的经验是，合作是实现稳定所必需的。没有二十国集团牵头开展的合作，我们可能已经看到了第二次大萧条。如今，这种合作不能就这样消逝。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如此紧密，不能允许狭隘的国家利益行为盛行。我担心这种合作不会持久。

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重大挑战都要求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想一想全球经济增长的再平衡。具有外部逆差的国家必须更多依赖外部需求。顺差国家必须朝着相反方向采取行动，从外部需求转向国内需求。这意味着把全球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最终也符合国家利益。

全球化必须被视作一个携手努力的过程。各国不应利用货币或贸易限制来获取短期利益。它们应避免通过放松金融部门监管或损害社会保障来吸引商业。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多边机构作为全球合作平台的地位将更为重要。但它们必须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它们必须与全球化的新形势相适应。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基金组织正在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在危机中行使了关键职能，我们的贷款规划起了决定作用，其中包括与一些先进经济体签订的协议，这在危机之前几乎是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的。展望未来，我们正试图更好地理解全球经济中的复杂相互联系。除了管理危机外，我们还希望加强防范危机的能力。

我们实行了许多改革。我们开展了新的预警分析。我们出台了新的溢出效应报告，分析五个关键的系统性经济体的国内政策如何影响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对系统性国家强制开展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我们正在改善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我们正与二十国集团协作，寻求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的合作途径。我们正在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防止它们遭受金融形势突然逆转的冲击。

但是，我们必须具有合法性。我们必须反映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

基金组织近期的治理改革如此重要的原因。去年，我们的成员国同意将超过 6% 的投票权份额转移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是在 2008 年 2.7% 的转移幅度基础上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现在已经跻身基金组织前十大股东。这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履行我们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使命，这一使命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

## 结束语

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并不是新出现的。早在 1933 年，基金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道：“战后，我们发现自己处在腐朽的、具有国际性但同时充满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控制之下，这并不成功。它不明智，不美好，不公正，不高尚，不行善。总之，我们不喜歡它，并且开始藐视它。但对于用什么来替代它，我们极度困惑。”

今天，我们面临着极其相似的挑战。我们在出现极其相似的情况后开展重建工作，而问题的根源也是如此相似。但尽管如此，战后的体制仍被证明是持久的，它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与繁荣、合作及稳定。

基金组织诞生于这个世界。它诞生于一个多边主义至关重要的世界。它诞生于一个经济增长成果得到广泛分享的世界。它诞生于一个国家和市场相互补充、相互平衡的世界。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重建这样的世界。显然，我们不想回到上世纪 40 年代。我们不想回到少数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我们不想拒绝开放。但我们可以回到建立战后经济所依据的原则。我们可以借鉴过去，走向未来。

基金组织在这方面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它必须再度履行其最初的使命，即促进合作，解决战争的经济根源。

在座的很多人将是未来的领导者。请问一问自己：你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当然是一个比旧世界更明智、更公正、更高尚的世界。非常感谢。